

越南娶妻: 临淇打工者的跨国婚姻(2)

◆ 付晓英

按照刘卫华的说法,娶了越南媳妇基本上没怎么花钱,“就是请了他家里比较近的亲戚朋友吃饭,按照当地规矩给东西,像烤全猪什么的,具体哪些都不记得了”。他很笃定地说自己没给钱,但是何氏欢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本刊记者,“给了1000万越南盾”,合人民币不到3000块钱,与在临淇镇娶媳妇的二十多万元花费相比,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何氏欢告诉本刊记者,她的父亲是村长,家里条件还不错,她高中毕业后去学了近一年的医护,回来给村里人打针开药,还帮村里人裁衣服挣钱。她从来没结过婚,跟梁氏秋一样,她也不喜欢越南男人。“我妹妹的老公对她非常不好,不干活,喝酒打人,还有毒瘾,如果不能嫁个好点的越南男人,是很可怜的。”何氏欢说。她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,“我老公对我好,虽然脾气不好,但是从来没有打过我骂过我,我每天在家做做家务带带孩子,不用出去干活,这边的生活条件比在越南好多了。他女儿还教我写字认字,教我用电脑,我在这过得很好”。

遗憾的是离家太远,“只是嫁到这么远的地方,有时候很想家,也没有朋友。”何氏欢说。她来中国后,只出了一次远门,就是跟着丈夫去了趟北京,待了两天,逛了天安门和国家博物馆,这是结婚之前刘卫华就允诺好的。之后,除了要去安阳办理签证和居留手续,她几乎就没有离开过村里,跟当地人也几乎没有交流。“语言上还是有障碍,她听不懂当地方言,干脆就不来往了。”刘卫华说。镇上虽然有不少越南媳妇,但是在一个有10万人口的大镇,分散



越南媳妇梁氏秋(化名)在姐姐的茶叶店里帮忙,同时照看3岁的儿子

住在不同的村里,平时并不容易见到,要聚在一起就更难了。“有的跟着老公出去打工了,有的住得很远,平时也不会来往,比如梁氏秋,她在林州市卖茶叶,很少回来。”刘卫华说。

而虽然住在县城,梁氏秋的生活也没有多丰富,她的儿子快3岁了,去年11月份,他们一家一起从越南回到临淇,不再打算回越南打工。“我老公前段时间去云南打工了,我在家带孩子,也在我姐姐的茶叶店里帮忙。”梁氏秋说。她每天早晨7点多钟到茶叶店坐下,一直到晚上22点左右离开,一天的工作就是守在店里招呼客人,顺便做做饭,看看孩子。“有时候挺无聊的,店里忙不能出去玩,也没有朋友,会想家。”

她学会了上网,申请了QQ号,闲着的时候用手机上网,跟陌生网友聊天打发时间。

她是23个越南媳妇里汉语说得最好的一个,有时候还会给公安局的民警充当翻译。“我老公以前送我去越南的语言学校学习汉语,学校是晚上上课,晚上我老公要上班,我要骑着摩托车自己过去,路有点远,晚上还有很多吸毒的人,我自己也害怕,再加上怀孕了,就只学了四五天就不去了。只能拿了书在家自学,看电视、听歌,翻字典,慢慢学的,现在基本的听和说没问题,但是我认识拼音,很多东西还是不会表达。”梁氏秋说。

她学会了逛淘宝,看上了衣服鞋子会托姐姐的朋友帮她买下来,

邓强给她钱和银行卡,她也会带着孩子去逛超市,但是除此之外,也没有别的活动了。在越南的朋友偶尔会给她打电话聊天,她说有时候聊完了会有点后悔。“他们有的上了大学,有的在国内工作,跟很多朋友在一起,我回去探亲经过学校的时候特别怀念,但是没有办法,那时候年纪小什么都不懂,现在懂了也没办法,有老公孩子,只能这样子。”她说,她也想过不嫁到中国来的生活,“可能会在念书,也可能在打工吧,虽然有时候会想家想朋友,但是这边的条件还是比越南好很多”。

也有人主动去开拓交际圈,可这也仅仅局限在“越南媳妇”这个小圈子里。团氏红泰在中国住了两三年,今年丈夫又去了印度打工,公公、婆婆都去世了,只有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老家,有时候她会去林州城里的姑姑家住几天,有时候则会带着孩子去拜访别的越南朋友。这几天,她带着孩子去了鹤壁,拜访一个嫁到中国20多年的越南朋友。“我们听不懂中国人讲话,汉语说得不好,很少跟当地人说话,也只能跟越南人交往。”她告诉本刊记者。

而刘卫华则想创造更多机会让越南人多见面。“大老远跑到中国来也很孤单,没有亲人朋友。所以我们商量着以后谁家小孩过生日,大家都一起过去热闹热闹,她们也能多见面多聊天。8月15日是我儿子生日,到时候正好赶上秋收,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也会回来,已经说好了那时候到我家来。”刘卫华笑着说。

跨国婚姻的难题

而实际上,离家远、孤单并不是

远嫁中国的越南媳妇面临的唯一问题,现实比这要严峻得多。尽管在中国登记结婚,但是越南媳妇们没有中国身份,她们要每3个月去公安机关签证,才能合法地留在中国,而居留权和中国身份的获得更是遥遥无期,按照法律规定,婚姻关系满5年、已在中国连续居留满5年、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9个月且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,才可以按照要求提出申请,但是临淇镇上已经符合条件的家庭依然没有。

而对刘卫华一家来说,还有一件更迫切的事情等着他解决。他的儿子已经出生了10个月,户口还没有办理下来,最开始,村里通知他交2000块钱办理入户,他交钱后,又告诉他,想给小孩上户口,他的越南老婆必须先去做绝育手术,否则不给办理。他很坚决地拒绝了:“村里有什么权利让外国人去做绝育手术?这个说不过去,我不会同意的。”但是他又不知道该找谁,该怎么帮儿子落下户口。“我儿子生病住院了四五天,花了一两千块钱了,没有户口也办不了医疗保险,也没办法带他回越南探亲,我们想着今年冬天带他回越南看看姥姥、姥爷的。”

他还接到很多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。“有要采访的,有让我介绍越南媳妇的,山西的、内蒙古的都有,有人问我怎么去越南打工、怎么认识越南姑娘,我跟她们说了一下,但是让我帮忙找越南媳妇的我都拒绝了,这个要花费时间、精力,我不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,万一骗子或者拐卖人口的怎么办?不能害了人家。”摘自2013年32期《三联生活周刊》

感谢生命的美意

廖智



12. 我终于能跪住了

那一天,我午饭没有吃,晚饭也没有吃,家人也不敢跟我说话,就任我躺在床上。其实我也没有真的睡着,迷迷糊糊的,就是不想去面对这件事,同时一直想不通,我为什么会跪不起来。一直到晚上,我自己都受不了那种气氛,因为我一直在妈妈和朋友面前表现出很平和的状态,但是那一天,我明显感觉到,我吓到她们了。我感觉到她们在我面前战战兢兢的,都不知道干什么才好。我很怕这种氛围,一直以来,我努力地讲笑话、开玩笑,就是不想有这种氛围,这让我觉得很愧疚,我受不了。我也觉得,这种氛围会让我很愧疚,让我觉得自己没有做好,让周围的人担心了。我想我一定要迈过这道坎儿。

我就想,我该怎么办?我跪不起来,也不敢去面对这个事实,又不想让妈妈和朋友担心我,我该怎么办?心里很矛盾,很矛盾。最后,我实在是无法忍受,就想管他呢,死就死吧,就算再难,还会难过被埋在废墟里面的时候吗?我在废墟里面,被压了那么久,想动都动不了,我现在至少能动了,我还是自由的。那个时候,翻一个身,对我来说都是奢望,我现在不仅能翻身,能坐,还能做这么多事,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。要有信心,不管怎么样,跪不起来,我可以想别的办法去完成这支舞蹈,不管怎么样,我要先练习。

那天晚上,我妈跟朋友都准备睡觉了,我突然把被子掀开,说,好吧,我现在开始练习。我看到她们两个人顿时松了一口气。那一整天,她们一直都紧绷着。我们整个病房,就连隔壁床的阿姨,好像话都变得很少,没有什么人敢说话,敢开玩笑。平常都是欢声笑语的,可那天没有,可能我真的吓到她们了。我故作轻松地说,好了好了,我们来练习吧。她们像是吓了一跳,然后马上就懂了,我是走过这个坎儿了。她们立刻高兴地说,好啊,来练习!到了那个时候我妈妈才敢说,你今天下午心情不好,我们都不敢说话。我说我知道,对不起,

不该让你们担心。

我们这就开始练习。我扶着妈妈和朋友,坦诚地跟她们说,我跪不起来了,我跪在那边就会倒,我不知道该怎么跪起来。她们两个人就一人扶一边,扶着我起来,然后慢慢地松手。因为太快松手我会倒,她们只能慢慢地松手,一点点地放开我。

那天晚上,我一直练,练到第二天清晨,天空隐隐约约发亮的时候,我终于能跪住了。那一瞬间,就在她们松手的时候,我跪住了。

跪住之后,我的身体还稍微动了一下,没有倒。我们病房爆发出了欢呼声。那时候已经是凌晨了,整个医院都很安静,就听见我们病房突然传出欢呼声。护士跑进来就问,什么事啊?!什么事啊?!她们喜滋滋地告诉护士说,看,我们廖智跪起来了。连我隔壁床的阿姨,也从床上爬起来,高兴地说,啊,跪起来啦,真好!大家都为这个事情而开心,跑过来拥抱我,和我击掌,就像中了福利彩票一样。很难想象,只是因为我能跪起来了,做成了一件这么小的事情,大家就这么开心。那个时候真的很容易满足。

跪起来之后,接下来的那三天,我进步非常快。我不仅跪起来了,还练了下一字马,又练了扭腰的动作。而且,自从我跪起来了以后,整个身体的恢复就变得很快。三天以后,老师和组委会的人再来时,他们都很惊讶。那天我一边展示一边说,我可以做这个,可以做那个。他们一边看一边赞叹,觉得简直不可思议。

一开始,编舞的老师根本不知道我的身体状况,可以跳什么,不能跳什么。现在看到我能够做的这些动作,他们就把所有的动作组合起来,编成了一支舞蹈。

他们说,我们想让你在大鼓上面跳,你觉得怎么样?在这之前,我以为会安排我在轮椅上跳舞,或是跪在舞台上跳。但是他们觉得这些的气场都不够强大,如果在鼓上跳,就会显得很有力量。我一想象那个画面,就觉得好美,就该这么跳。他们问我想要给这支舞起什么名,我说那就叫《鼓舞》吧。在鼓上跳的舞,又能鼓舞人心,这个名字最好。他们还取了一个类似于《太阳照常升起》之类的名字,我坚持觉得《鼓舞》才是最合适的。后来,组委会的人也说,没错,就是《鼓舞》了!

6. 天国里的雪

树上的那两个姑娘,许多次见到过巫师跳神,听说过这种来自天上的声音,所以面面相觑脸色惨白,一个劲小声恳求嘎德公主让她们回去。要不是嘎德公主严厉地制止,她们早就连滚带爬跌下树去了。

嘎德公主咬牙稳住了自己。她要看个明白,那天梯和天神的声音,究竟是怎样发出来的。从嘎德公主身处的环境来看,不能不承认她聪明绝顶,胆识空前。她屏息敛气观察了半天,发现所谓的天梯和天神的声音,就藏在一只圆而长的微微发亮的小盒子里——盒子则由巫师的一双手在灵活地控制着。她认为这是巫师的妖术。她见巫师摆弄了半天,好像终于放心,合上盒子安然地睡下了,就从树上溜下来,对自己两个使女说:“现在那家伙睡觉了,你们悄悄到他屋里去,把那只装妖术的盒子去给我偷出来!”两个姑娘一听,吓得浑身发抖。

“你们这两头笨牛!”嘎德公主只得离开了巫师的房子,闪进一片树丛里,揪了片树叶,含在嘴里吹了起来,才吹了四五声,一头浑身长着绿毛的小野兽就伶伶俐俐地跑到她跟前来了。她弯下腰,抱起它,喃喃咕咕说了一阵,又比划了一通,最后还摸了摸它的头,在它身上哈了口气,就把它放跑了。

不一会儿,小绿兽再次出现在嘎德公主面前时,口里正衔着巫师的那个长长圆圆、微微发亮的东西。嘎德一看高兴极了,搂起小绿兽好一阵亲热,让小绿兽坐在她身边:“绿绿,看我也玩玩天梯!”嘎德公主果然心灵手巧,才摆弄了一小会,一道白色的光柱就发出来了,并且横的竖的任意摆布,既可遥遥指向天空,又可深深通向密林,比火光亮,又不似火光那么烫人。小绿兽奔来奔去扑那光柱,一个劲踩着那光撒欢。嘎德得意洋洋:“咳,让我来看看这妖精的肚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?”说着使劲用手去拧,竟拧开了。嘎德把里面的“内脏”一样样掏出来,看了一会儿,又一样样装进去,但天梯的光柱再也弄不出来了。想了一下,她决定干脆去找巫师和他摊牌……山青人的祭神仪式在天亮前如期举行。

刘强被带到了山顶的平台上。看样子砍头是难免的了。天很黑,真是“偷牛暗”的时候:山峦、丛林,以及愚昧、暴戾、野蛮和血腥,全都淹没在黑暗中——事已至此,怯懦与哀伤都无济于事。刘强被押着朝前走去,并不发抖,但他不可遏止地想起了雪,那江南的雪,以一种妙曼的舞姿,在他眼前翻飞,仿佛能穿透黑暗,编织一条通向天堂的路。

那一年冬天,就在“偷牛暗”时分,他约皎皎去看日出。他在女生宿舍的窗下吹了几声口哨,皎皎就出来了。她穿着一件白色棉衣,一条洗得发白的长裤,像一朵早降的雪花一样飘在深冬的原野上;而原野上,也正飘着一朵朵洁白的雪花。皎皎用手指沾了一朵雪花,放在他的嘴唇上,叫他尝一尝,问他是什么滋味。他牵着她冰凉的小手,登上余山。那低矮的小山,是他们所在的那个大城市近郊唯一的并且久负盛名的一座山。它恰好就在他们劳动的那个村庄附近。他们站在山顶上一座肃穆优雅的教堂跟前,翘首东方,不多会儿,就见田野从黑暗中慢慢剥离,天边的云彩染上了层层叠叠绚丽的颜色,期待中的红日喷薄而出。皎皎白嫩的脸颊上也现出了娇羞的红晕。他真想紧紧地拥抱她,但是他不敢。她那么圣洁那么美好,就如雪花般纯洁得不可触摸。所以他们只是相对而视,手握着手,眼对着眼,吸吮着彼此的气息,然后牵着手走下山去……

此刻,刘强昂起头,注视黑暗天宇上那几颗寂寥的晨星,心里无数遍地呼唤:“皎皎,我要找你去了,无论我变成宇宙中的哪一颗尘埃,你也要把我认出来啊!”想着,一大滴泪,落在地上,“皎皎,如果天国也降雪,一定要再伸出你娇嫩的手指,接一朵雪花,尝一尝,看它在你掌心溶成透明的水,也许那就是我咸涩的泪,是我对你千年不变的爱啊!”

晨星相继淡化,不动声色,也不知在那些星座上住着怎样的智慧生命。他们有没有梦?有没有理想和追求?有没有野蛮和争斗?也许他们已经超越了生,超越了死,超越了仇恨、贪欲、残忍……而我们地球人何时才能臻此高度,以另一种全新的文明,全新的道德规范,来使自己活得高尚与美好呢?

魂之歌

竹林

